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南北三剑客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言情武侠小说，共分上、下两卷。

巴蜀武杰挟盖世神功、异技，盗宝，杀官，锄强扶弱；巾帼女侠义胆忠烈，化仇为情；淑女报恩、千里寻仇、三剑合璧。

人间柔情，几度缠绵，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正义与邪恶的殊死搏斗、正义与阴谋险毒的反复抗争。

本书故事新奇，人物可爱，武杰、女侠、淑女，剑魔、怪杰、大师各具个性，栩栩如生，读后令人难忘。

目 录

一、寿堂惊变	(1)
二、失宝奇案	(6)
三、神州镖局	(14)
四、珠宝商	(22)
五、巴蜀武杰	(30)
六、牛皮软袋	(38)
七、擂台比武	(47)
八、神威	(56)
九、“软缎狐皮袍”	(65)
十、小侠拜师	(74)
十一、五雷摧山拳	(83)
十二、双探九龙寨	(93)
十三、捆仙索	(102)
十四、仇、爱、悲、叹	(112)
十五、化仇为情	(122)
十六、黑虎寨	(131)
十七、小侠献策	(140)
十八、智赚管带	(149)
十九、白云大师	(158)

二十、大师逞威	(168)
二十一、双剑蒙难	(177)
二十二、三刀六眼	(188)
二十三、大劫狱	(198)
二十四、奇异的窃贼	(208)
二十五、征剿黑虎寨	(218)
二十六、红波血浪	(227)
二十七、英雄出走	(237)
二十八、两庄械斗	(247)
二十九、浪荡公子	(256)
三十、青锋女杰	(266)
三十一、起死回生	(276)
三十二、武杰移山	(286)
三十三、冤家路窄	(296)
三十四、千里报恩	(307)

一、寿堂惊变

和公府张灯结彩，鼓乐喧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等公，和珅在府中做寿。他每年的生日，都大肆铺张。他的门生故旧，远近属员莫不争着贡献奇珍异宝，金银玉器，古玩珊瑚，等等，以博其欢心。

物以稀为贵。金银珍宝在和珅府里也才算平常，没甚稀罕。每年寿诞之期，和公府收的礼品车载斗量，一般由总管登记入库了事。

不过，今年寿诞收的礼单中，有一份不寻常的，倒叫和珅颇为动容。这份礼是山东巡抚国泰所送。

和公府总管苏哈多特意将国泰的礼单预先呈上和珅过目。礼单上开列的寿礼品目是：

象牙筷、赤金碗筵席台面一桌。

貂皮披风一件。

沉香木多宝盒一只，内藏珍珠手练一串、翡翠鸳鸯一对，猫儿眼一对，赤金罗汉一尊，大东明珠一颗。

这份重礼确实够瞧的了。

和珅看罢礼单，眯缝着眼睛，拈须微笑说：“难得国泰一片孝心，吩咐他在拜寿时，当堂献上。本公与众宾客一同观赏，也好让他在同僚面前风光风光吧。”

“喳！”

和珅的寿堂也够阔绰的了。单只寿堂正中悬挂的朱红贡缎寿幛上的一个大“寿”字，便是用黄金打制，豪华景象自然不

同凡响了。

到和公府来拜寿的官员们都在府外一里出轿下马，步行入府，在礼宾先生吆喝着銜名声中，鱼贯入府。只到寿堂门口便低看脑袋跨过门槛向端坐在堂上的“二皇上”三拜九叩。除二品项戴的留在堂内待茶以外，三品以下者均被引至东西花厅歇息。

踞坐在主位受拜的和珅，似乎有点疲倦。他耷拉着上眼皮，对拜寿者们的喋喋不休的颂赞，似乎没有多大兴趣。他懒洋洋地向伺立的婢女睥睨一眼，一盅人参汤便由婢女恭顺地奉上。

和珅呷了口人参汤，掏出鼻烟壶，倒出药末，贪婪地吸闻几下。他打了个喷嚏之后，立刻目光炯炯，来了劲。一种至高无上，位尊而多金的满足感，使他的嘴角微微上牵，眼角稍稍向下挪位，泛起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微笑说：“各位贺寿，已属多礼，献纳又繁，于心难安。”

哗——！坐着的官员们，刷地起立。弯腰齐说：“恩公德配天地，泽被四海。卑职等略表寸心，尚求恕不恭之罪。”

有趣。满堂二十多人，居然同声说出一样的话。可见官场上拍马屁的话是一套一套的，所以才能众口一词说到一块了。

和珅满意地点了点头，瞟了瞟山东巡抚，喊声：“国泰呀。”

“卑职在。”

“难得你一片孝心，将带来的东西当堂献上，也好让大家瞧瞧吧。”

“喳！”

和公府的总管苏哈多早有准备，一摊手，示意国泰伺立一

旁。苏哈多提高嗓子吆喝道：“山东巡抚国泰敬献寿礼呐。”

吹鼓手立即笙箫管笛，铜钟玉磬响了起来，齐奏《麻姑上寿》的曲子。

屏风后面转出八名浓装艳抹的歌女，随着乐曲的节拍，轻移舞步，缓舒广袖，翩翩起舞。寿堂中的官儿们纷纷起立，准备观赏国泰的寿礼。一时气氛欢快活跃。

国泰心里像缎子上抹猪油——光堂熨贴。当堂献寿礼，这是多么大的殊荣和露脸。比那些只由总管记个名字，和公不屑一顾的人，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国泰的得意与骄傲使他挺了挺胸，但立刻又弯下了腰。因为他意识到在和公面前，始终应该是一只煮熟了的虾子，弯腰驼背为宜。

苏哈多挥动右臂，大呼：“第一拨进！”

穿戴鲜明的两名山东大汉，抬着描金雕花的礼盒，进入寿堂歇下。

国泰上前一步，揭了礼盒盖。一桌全套金玉象牙餐具展现在人们眼前，金光玉辉交相辉映，令人咋舌。金盘金碗反映着高烧的烛光，给俯身审视的和珅脸上，镀上一层均匀的黄光，象庙里装金的弥勒佛。

和珅点点头说：“金玉象牙虽不算什么了不起，只是制作工艺倒是精巧，尚不多见。”

顺竿爬的官员们都附和着说起来，什么“巧夺天工”呀，“艺臻上乘”呀，夸赞一番。

苏哈多又挥动右臂喊：“第二拨进！”

两名彩衣浓装的妙龄少女抬一口檀香木箱，款款而入。这口木箱盖子上浮雕松峰清溪，中立寿星捧桃，面容慈祥，栩栩

如生。

一阵檀香木的香味，渗和着两名少女的脂粉浓香，弥漫在寿堂中，沁人心脾。

国泰揭開箱盖，拎住貂皮披风领口一抖，寿堂中一片啧啧之声。有的说：“全是貂背缀成，名贵之极。”有的说：“毛长一致，色泽如油，千貂选一，稀世珍品。”

和珅也点头夸赞：“难能可贵。”

苏哈多又喊：“第三拨进！”

一名高髻云鬓，环佩叮当的女子手捧锃光闪亮，色泽黝黑，黑中吐紫的沉香木盒，轻移莲步送到寿星翁面前。

国泰伸手来揭盒盖。和珅拦住说：“慢！你先将此盒由外到内说一说吧。”

“噎！”国泰见和珅兴致极佳，心中暗喜。他认为这是和公有意叫他在同僚中要足面子，当然不可错过。

国泰轻咳一声，清了清嗓子说：“恩公在上，此盒名为多宝盒。取材是用千年整块沉香木镂空雕制。沉香木纹质细腻，坚硬如铁，刀斧难入。在盒面上雕花时，须将沉香木浸入水中，用金刚钻雕刀才刻出了盖上的松鹤长寿图。盒壁四面的芙蓉、牡丹、海棠、红梅也都如此雕成。请恩公鉴赏。”

围在多宝盒周围的官员们，对这只盒子无不交口称赞。

和珅又问：“此盒既名为多宝，内中有些什么呢？”

“恩公容禀，盒中装有珍珠手串、翡翠鸳鸯、猫儿眼、大东明珠、赤金罗汉。所以叫做多宝。”

和珅笑吟吟地：“好！开吧。”

蕴藏着贪婪的、好奇的、嫉妒的各色眼光，一齐盯住多宝盒。

国泰揭开多宝盒盖。和珅大叫一声：“啊哇？”

国泰也如同五雷轰顶，呆若木鸡。众官员吓得面无人色，齐声大叫：“啊呀！”

原来盒内哪里有什么罗汉、明珠等多宝，只有一只毛血狼藉的狗头。狗头上附有一张纸条，上写：“和珅之头”四个字。

和珅大怒。猛地扭身回座，脸色紫绀，嘴唇哆嗦，指着国泰：“混蛋！”

国泰扑通跪在地上，叩头如捣蒜，连说：“死罪，死罪！”

和珅对拜寿的官员们一挥手：“退下，退下，都退下。”

乐声嘎然而止。歌女们吓得挤进屏风后面逃到后堂去。

和珅起身抱起多宝盒，奋力向国泰掷去。这个象铁疙瘩的木盒，正中国泰额角。

国泰扞住额角的鲜血说：“谢恩公赏打。”

盒里滚出来的狗头，被苏哈多踢得满堂乱滚。

和珅对苏哈多努了努嘴。苏哈多会意，一把抓了国泰头上的花翎项戴。和珅伸开巴掌做了“砍”的手式，便退进后堂去了。

苏哈多叫人将国泰拎下去关起来。

二、失宝奇案

热气腾腾的和珅寿诞，一下子变得死气沉沉。寿星翁气的头晕脑胀，躺在内衙不见客。后来的拜寿者，统由苏哈多出面打个招呼请退。在寿堂亲眼目睹这件怪事的人们，吓得噤若寒蝉地打道回府，瓜田李下，各避嫌疑为妙。

苏哈多担心他的主子气坏身子，在处面应付了一下，抽个空子到内衙来向和珅请安。

苏哈多问和珅：“公爷，可是将这小子砍了？”

“嗯，忤逆犯上，羞辱本公。不砍他的头难泄本人之忿。”

“奴才有几句言语，不知当讲不？”

“啊？‘讲！’”

“公爷。按国泰这小子忤逆犯上，别说给砍了，就是凌迟细剐也是罪有应得。”

“是的。”

“不过这小子平素恭顺，难道吃了熊心豹子胆，取这么做吗？”

“唔？你的意思是……”

“依奴才所想，其中必有隐情。比如有人仇恨公爷，借国泰献宝的机会，做了手脚。一来侮辱公爷，二来想借公爷之手宰了国泰。真犯却躲在角落里看热闹。公爷，砍个把国泰，只当踹死一只蚂蚁，只是放纵了真犯，留下隐患，反而令人难安啊。”

和珅一惊：“噢？有理。那该怎么办？”

“得问问国泰是怎么回事？如若他果然被蒙在鼓里，倒不如将顶戴暂时搁在他脑壳上，责令他查明真相，待真犯落网，便为公爷除了一大隐患，到时再砍国泰不迟。”

“嗯。不过有些麻烦。”

“公爷。麻烦一点有好处。真犯伏法，公爷当可高枕无忧；国泰感恩戴德，哪有不百倍孝敬之理。公爷仁德宽厚的美名，也可远播了。”

和珅想了一会，点头说：“好吧。这事交给你办吧。”

“喳！公爷多多保重，奴才照办。”

次日。苏哈多大大咧咧地坐在后堂，叫人将国泰牵来。苏哈多翘起二郎腿：“国泰！”

“卑职在。”

“嘻！你头上没帽儿啦，还你卑职吗？”

“哦！犯官在。”

“没职还算官吗？”

“……犯人在。”

“这还差不多。咱家公爷待你如何？”

“恩重如山。”

“得！既是恩重如山，为什么趁文武官员拜寿之时，弄这么个玩意来羞辱公爷？嗯？”

“犯人不敬。”

“呸！已经做了，还有什么敢不敢的？送个狗头，诳说是多宝，居然在狗头上标上签条，写着公爷的名讳，你说你犯的什么罪？”

“罪该万死。”

“得了吧。生只有一次，死也只有一次。你见过谁死了两

次没有？还万死哩。咱也只要你死一次，赏你一个凌迟，该不过分吧。”

国泰三十六颗牙齿上下捉对厮打得格崩作响，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说：“犯人有下情回禀。”

“嗨，还禀个什么下情呢？咱只问你冤不冤？”

“……不，……不冤。”

“这不得了吗？不冤就行。就这么定啦。”

“犯人有冤。”

“你看！做过巡抚的人，怎么说话颠三倒四的？一会儿说不冤，一会又说有冤。得！咱今日格不忙，倒要听听你冤在哪里？讲！”

“是。犯人蒙恩公栽培，恩重如山，粉身碎骨，难报万一。年前遍请名工巧匠雕制多宝盒，搜求金、珠、玉翠置入盒中，密藏府库。上个月派得力干员护送来京，居于馆驿，日夜守护，未敢稍懈。实不知何时何地奸徒所趁，疏于审视，以致铸成死罪。犯人一片孝心，皇天可鉴，神明可察。不敢心存忤逆。只求公爷网开一面，暂乞命一时，俾便缉拿奸犯，明正典刑，以求自白，再来领死，自当瞑目。”说罢，叩头不已。

“噢？嘻嘻嘻……倒底是当过巡抚的小子，一张嘴巴倒赛过八哥。从罪该万死兜着圈子七说八说，竟不想死啦。不过，话也得说回来，刮了你，也只当是公爷放了个屁，一风吹过，连个味儿也没啦。只是便宜了真犯。得！暂留你一条蚁命，让你去抓凶犯，若是立了一功，多少好减点罪不是？”

国泰连忙叩头：“愿以身家性命作保，不获奸犯誓不罢休。”

“话不是说着玩的哟。多少时日破案？”

“眼下尚无线索，求宽容期限，自当夙夜缉捕。”

“看！又要滑头了不是？如此逆案，岂能容你磨磨蹭蹭吗？限半月破案，若是违限，我说国泰呀，国泰！只怕你全家性命都得赔进来。”

国泰哪敢多言，只是叩头。

苏哈多将花翎顶戴搁在靴尖上，翘起腿子说：“为了让你好去办事，这玩意拿去戴着，如限复命吧。”

国泰跪爬几步，从苏哈多的靴尖上捧回顶戴，连灰也不敢掸，戴在头上，叩谢不迭。

苏哈多一挥手：“去吧。快回你的山东去办事吧。”

国泰起身，退行三步，再打了一个千，拖着瘫软的双腿，逃出和公府，狼狈而去。

惊弓之鸟的国泰，回到山东济南府巡抚衙门，立即传唤押送礼品的管带周恒兴及一应力夫亲兵等。经过一番盘问，都说一路无事。国泰又不便将狗头换宝的事捅开，问来问去，怎么也问不出个子午卯酉来。

巡抚衙门的幕僚马宏师爷见国泰焦躁不安，一味拍桌打椅，呵斥吼叫，究竟送京的礼品出了什么差池呢？于是拱手说：“请大人到书斋待茶，少时再作计较。”

国泰没法。叫一千被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周恒兴等人暂且退下，且看马师爷有何主张。

在书斋里马师爷请问国泰究竟出了什么事？国泰私下才将狗头换宝的塌天大祸告诉了马宏。

国泰最后说：“这桩无头公案，眼下没有丝毫线索可寻，苏哈多又只限半月破案。看来只有马上派出细作捕快全力察访，缉拿作案的江洋大盗。否则不但本府身首异处，只怕还要祸及

妻儿了。”

马宏师爷的双眉几乎凑到一块，成了个“一”字。不住地跌脚叹气，一言不发。

国泰见马师爷的神情，有些发急，忙问：“马先生以为如何？”

“回大人，多宝盒原来密藏于府库，断无失闪。周管带领亲兵护送，一路又无异常。盒内的珍宝变成狗头，岂非天大的奇事？这样的无头公案决非一般鸡鸣狗盗之流所为？三班六房、细作捕快撤下去，也是大海捞针。时限半月，只怕难得摸出个头绪来。”

国泰一哆嗦：“哎呀，如此说来，吾命休矣。请先生救救本府。”

马先生一跌足：“没办法。只得求救于扯东盖西，移花接木之法了。”

“啊？怎样扯东盖西、移花接木呢？”

“请大人为了锦绣前程和禄位高升，不必急于如限破案。半个月內要抓紧办理解脱自己的大事。”

“请先生讲明。”

“眼看此案必是江湖高手所为。大有神出鬼没之手段，不留痕迹之功力。用狗头羞辱和公，欲假手和公加害大人。所幸和公英明，未迁怒于大人，命总管出面传谕限时破案，便已经给大人留下了开脱之门。”

“嗯。请讲怎样开脱。”

“首先用移花接木之法，就说盗宝贼人已经抓获，追回了赃物。”

“哎呀，手中没有贼人哟。”

“在死囚牢中随便提一名顶罪，这便是移花接木了。”

“哦！如若京都要提案犯呢？”

“不会。和公怎么会提审这样的案犯，给自己难堪呢？大人将死囚就地正法，一刀了之。不过既说追回了赃物，得再花巨资速购一套五样珍宝，补送到和公府。和公得财，也就罢了。这叫做扯东盖西。两事完毕，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哎呀，这是对和公耍了个弥天大谎了。”

“到此地步，不得已而为之啊。”

“唉！恭送寿礼，所花不赀。再购一套，岂不又加倍花销了吗？”

“大人呐。”马宏拍了拍脑门，“只要保住前程，虽万金何足惜。”

“看来只得如此了。但案情怎么说法呢？”

马宏眼珠一转：“眼下襄阳白莲教总教师魔女王聪儿就歼，余党四下乱窜，就说是送礼途中，被白莲教余孽用妖法摄去珍宝。现已全力破案，人犯就擒，珍宝璧还。这笔账赖在白莲教头上，从何质对？”

国泰苦笑着直摇头：“先生须知和公精明过人，以妖术摄去珍宝为由，糊弄得过去吗？”

“是的。和公兴许不信。但面对金光玉辉，定会睁只眼闭只眼。正因为精明过人，不愿将受辱之事捅开，当然不会打破砂锅墨到底了。另外，请大人另赠和府总管苏哈多白银千两，请他美言几句，便无事了。”

“哼！倒便宜了这个作威作福的奴才了。”国泰想起在苏哈多靴尖上拿帽子的事，余气未消。

马宏笑笑：“大人。和公受礼，苏哈多受赠，最得便宜的是

谁？”

“谁？”

马宏一拱手：“还是大人呐。”

国泰乐了：“啊！若非先生高见，几乎无法解脱。只是这样一来，倒放纵了真犯，于心不甘啊。”

马宏往国泰身旁一凑，低声说：“卑职并无放纵真犯之意。只是先解脱大人，保住顶戴，赢得时间，密缉大盗。否则，大人危矣。”

“噢？既已平息了风波，怎么又危了呢？”

“狗头换宝，借刀杀人，定是大人的仇家所为。如今他的诡计落空，必不甘心。因此不抓住真犯，大人心腹之患难除。”

国泰擦了擦额上的汗珠：“先生所言极是。不过一面禀明和公人赃俱获，一面还在差遣捕快缉拿。消息传开，自摺耳光不说，反而戳破了谎言。弄得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马宏笑笑：“恕在下直言。衙中的捕快捉一捉偷鸡摸狗，收浆跑快之流，自然绰绰有余。一旦要他们去捉这样的大盗，只能是干瞪眼而已，不但于事无补，而且容易张扬开去，反坏了大事。倒不如不费他们的神，另委他人缉捕。”

“谁？”

“卑职举荐一人。此人姓贾名树德，外号滚地龙。他是福建莆田南少林寺释空和尚的高足。早年来济南投靠神州镖局的老镖头响天雷魏百川名下，当一名镖师。走南闯北，拳打关东，足踢云贵，威镇黄河两岸，结交仕农工商、僧道两教、青洪两帮、红黑两门，江湖上有名得很。”

“自从老镖头魏百川谢世之后，贾树德便顶了神州镖局门户。他手下有一掌门弟子叫做鲁鹏，外号飞天雕，也是十分了

得。他的女儿贾兰芬，生得如花似玉，文能诗词歌赋，水墨丹青；武能弯弓盘马，长拳短打，尤其是练就一根捆仙索，百步之内飞索擒敌，百发百中。人称她为贾家一枝花。

“大人不如将缉盗一事交给神州镖局应差承办。一来贾树德熟悉江湖黑道，擒贼容易；二来免得衙中纷纷扬扬传播消息。”

国泰听了马先生这一席话，喜得抓耳挠腮，忙说：“好，好！叫贾树德照办。”

“哎。贾树德乃武林高手，必须以礼聘他啊。”

“怎么个聘法呢？”

“派人备礼前往镖局聘他承下差事，还得诱之以利才行啊。”

“那就烦劳马先生走一趟吧。”

“遵命。”